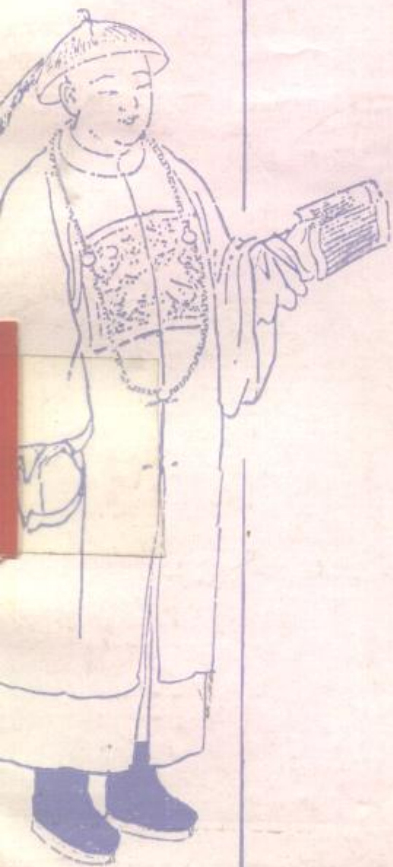


《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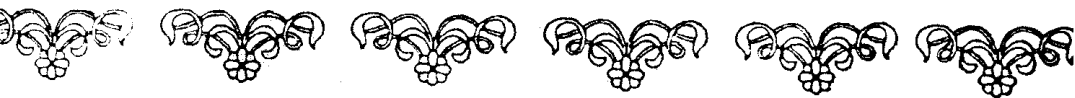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孽海花

〔清〕曾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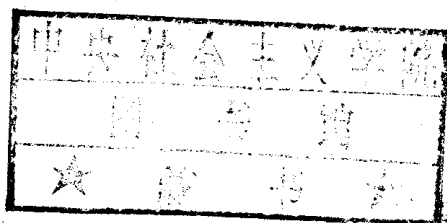
I 242.4 / 5-1 - 79606



《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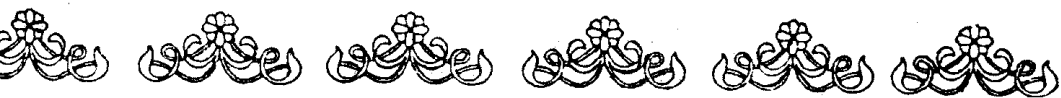
孽海花

〔清〕曾朴 著



200192479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丛书

孽海花

曾朴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89,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25-1160-X
I·551 平装定价: 2.65 元

出版说明

DJ08/34

如果说法人拉伯雷的《巨人传》(1532)、西班牙无名氏的《小癞子》(约 1554)、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1605)揭开了欧洲长篇小说的序幕,那么,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奠基之作的问世,至少要早上 200 年。从元末明初(14世纪初)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起,直到晚清,虽然视小说为“小道”的正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然而,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仍出现了一系列的精品;不仅在正统的雅文学(诗、词、古文等)渐趋衰微之际异军突起,与短篇小说、戏曲、山歌,一起成为明清文学中最辉煌的部分,而且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在世界小说史中,写下了不容轻忽的一章。为此,我们编选了这套《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丛书,以飨读者;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孽海花》十种名著。

以“十大”为丛书命名,固然有我们民族喜取成数,以“十”为完足的心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内容上的考虑。因为除了《金瓶梅》不宜普及,暂不收入丛书外,这十种名著正是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的杰出代表,大体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期。

《三国》、《水浒》、《西游》、《封神》及《金瓶梅》,体现了元末至明代白话长篇小说的源流与最高成就。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

是从长篇话本中发展而来的。《三国》源于话本的“讲史”类、《水浒》则昉自“杆棒”类，《西游》脱胎于“神仙”类与“灵怪”类，而稍后的《封神》，当是“讲史”与“神仙”“灵怪”的融合。因此，分章标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体，便成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自然形式，而白描和诗赋性的渲染相结合，也成了它们叙述的主要形态。至其内容，则无论主于写实，还是假借神魔，都以前代史事为主干；但既经民间长期流传并由下层文人加工而成，就必然较多体现了民众的思想意识与心理状态。对封建道德的民众性改造与对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崇敬，是四种名著的共同特征。

借《水浒传》中一章敷展而成的《金瓶梅词话》，是明代小说中极可注意的新气象，它直接启迪了清代前中期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等名著的产生。其作者，由民间创作基础上的个人加工，演变为个性化的创作；其内容，则由历史性故事，转向了假托前代，为当时社会生活写实，展开了远较前一期广阔的生活场景。也因此，章回小说的形式虽然仍然保留着，但现代长篇小说的幅射状与网状的结构形式，已经分别于二书中胎息并得到了初步发展；而特定情境与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等前一期小说所缺乏的技巧，在清代前中期小说，尤其在《红楼梦》中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可注意的是，如果说《金瓶梅词话》的创作动机，还更多地保留着话本铺叙故事，娱乐群众的特点；那末《儒林》与《红楼》显然已转向了叙事中悲慨世俗，寄托孤愤；因而不仅慷慨的英雄主义已转化为对人性奥秘的严峻思索，就连《金瓶梅》中那享乐主义的声浪，也为对人生的重新检讨所代替。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域外奇谈为假托影射世俗的李汝珍的《镜花缘》，虽可溯源于《西游记》，但其冷峻的内涵，正与《儒林》、《红楼》表现出相同的时代倾向。

鸦片战争以后，古典白话小说进入了它的第三期，刘鹗《老残

游记》与曾朴《孽海花》，是这一期主流倾向的谴责小说的杰出代表。开眼向洋，既扩展了作者的视野；而国事濒危，更促使了危机感的增生。于是寄托孤愤便进而转为对社会弊病的自觉揭露，以小说改革为社会改革的助力，警醒世人，救亡图存，成为作者的共识。而对旧时代的苦恋与哀悼，也变作了绝望的抨击：热讽化作了冷嘲，悲歌转成了笑骂；虽有对新秩序的朦胧憧憬，却因苦无真正的出路，而成为一种焦躁的频频叹息。与清代前中期的小说一样，这些作者是久历官场的过来之人，其反映社会弊病，无不洞微烛隐，而描写的优美传神，文字的流利简洁，又表现出从前二期以来，作者日益专业化的走向。与谴责小说相先后又产生大量的侠义小说，《儿女英雄传》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源流兰溯之于话本之“杆棒”类，“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馀年而再兴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同时又揉合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优点。《水浒传》中那种寄托着民众素朴道德观的理想的英雄群像，已为身怀绝技，任一己之力惩恶助善的剑侠所代替，表现了衰世之中，人们对社会现实深重的失望，反以十全十美的英雄来寄托自己的理想。作者文康有着与曹雪芹相似的由显宦趋向没落的家世经历，正说明了《红楼》一类感伤性的社会小说之后兴起侠义小说与谴责小说，实是衰世中人们共同心态的不同反映。这两类小说，也成为代表新思潮的新文学兴起之前，中国长篇小说的主要形态。

以上十大小说，不仅在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中足具代表性，更富于认识价值。因其写实或影射现实的特性，展开了足可与正史相互补充的广阔的社会画卷，并往往对历史人物、事件作出了反映民众意识的评判，从中可以扪摸到正史中罕见的古代社会各阶层的情态与心史，如果称之为“小说性的历史”，可以当之无愧。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向读者提供一套合宜的普及性的《十大

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丛书,就是十分有意义的事了。

这十种小说,虽然都已有过单行本,但卷帙之浩大,已非一般经济能力的读者能够购齐;而版式的不一,更不宜于庋藏。这套丛书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精选最适宜于一般读者阅读的底本,重新整理,划一版式,美化装帧,降低定价,具有普及而又精美,易购并且宜藏的特点。它将与本社已经出版的《新选历史演义》丛书十七种,及正在编选中的《十大古典短篇小说》丛书,构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本系列,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前 言

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孽海花》有着突出的历史地位。她刚一问世，便曾获得巨大声誉，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作为一部有着强烈现实意义与进步政治倾向的小说，《孽海花》为我们全面展现了一幅晚清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举凡官庭混乱，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统治者惧外媚外等，无不一一触及。尤可注目者，作者不只暴露了晚清社会的昏天黑地，其笔端还出现了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为推翻清政府而奔走呼号不惜饮弹喋血的形象，于内忧外患、国势危殆中显出方生未死、新旧交替的亮色，诚如阿英先生所论：《孽海花》的诞生“不仅昭示了晚清社会的必然崩溃”，同时也传达了“革命必然成功的信号”。亦正因为如此，“《孽海花》在晚清小说当中，实不愧为一部杰作，所表现之思想，其进步与激烈，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品而上之，即李伯元、吴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

《孽海花》在艺术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由于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故行文典雅，讲求辞藻，明征暗引，多经推敲，曾为鲁迅所称许。其次，书中人物描写颇见功力，很有技巧。因为作者十分熟悉当时的封建文人与官僚士大夫，所以，一般名士、政客、学者等在他笔下一个个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描摹刻画得入木三分，为我国小说史的画廊增添了不少活灵活现的“斗方名士”

的肖像。再次,《孽海花》的结构颇具匠心,全书采用以线贯珠法,即通过金沟(影射现实生活中的同治戊辰科状元、兵部左侍郎、后奉命出使德国的洪钧)和傅彩云(影射名妓赛金花)这两个人物来展开故事,串联相关的人与事,藉此“烘托出大事的背景”,使人们从中能对整个晚清社会,特别是对封建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状态、生活形态等获得较为完整而又鲜明具体的印象。这种谋篇格局与表现手法虽脱胎借鉴于《儒林外史》一类小说,却又有超越其上的地方。所以,作者当年反驳胡适目其为““二流小说”时,曾予分析比较道:

但他说我的结构和《儒林外史》等一样,这句话,我却不敢承认。只为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链。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澜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又不能说它没有复杂的结构。

应该说,这种反驳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孽海花》的缺陷或不足亦很明显,比如,作者无论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或对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揭露,都欠深刻,书中出现的民主革命者的形象也很单薄,其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

盾和斗争的认识也甚肤浅。此外，全书在结构上亦存在先天不足
的毛病，“长线贯珠”的样式，使一些并无内在联系的人与事勉强
凑合在一起，有损于文学形象的完整。而书中所表现的“辞气浮
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处，也早经鲁迅先生批评指出，于此
不复赘述。

《孽海花》的作者是曾朴，但前六回的原著者却是金天羽。天
羽(1874~1947)初名懋基，又名天翮，字松岑，号鹤望。江苏吴江
人。一九〇三年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等
共主推翻清政府，从事著译，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后遭清政府逼
迫，潜居故里，授徒讲学。著有《天放楼文集》、《天放楼诗集》等。
曾朴(1872~1935)，初字太朴，后改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
珊，笔名东亚病夫。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捐内閣中书。戊戌
新政期间，旅居沪上，与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时相过
从，政变失败后，回常熟故里研究法国文学。一九〇八年八月，偕
徐念慈等在沪创办小说林社。清末，入两江总督端方幕，捐纳候
补知府分发浙江。入民国，出任江苏省财政厅长、政务厅长。革
命军北伐，去职归里，复卜居沪滨，创设真美善书店，专门从事文
学活动。后病故于常熟虚霏园红楼。

金天羽始作《孽海花》是在一九〇三年，主旨原在于“述赛金
花一生历史”，并触及时事。六回以后由曾朴续著，他们先商定
了一个六十回的写作计划，“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
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
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于是，曾朴遂将原稿“一面
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曾
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但小说林正式出书，已在一九〇
五年；尔后时辍时续，直至第三十五回刊出，已是一九三〇年
四月，前后历时

达二十七年。由于作者“病体孱弱”，最终仍未完成六十回的原写计划。值得指出的是，前六回经曾朴“点窜涂改”，思想性有所削弱，但由于作者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情并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所以修改过的《孽海花》，仍然闪耀着进步思想的光芒。

解放后，《孽海花》曾经出版过三次，但都是采用当年真美善书店的三十回本。其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增加了后五回，使《孽海花》成为完璧。本书即据这个增订本予以重排。这次重排，除改正书中个别错讹外，还将一些过于冗长的段落，重新适当划分成若干小段，以便利阅读。

冷时峻

一九九一年五月五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第 二 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闾 金殿撰归装留沪澳
第 三 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第 四 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郢跪月
第 五 回	开樽赖有长生座 插架难遮素女图
第 六 回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第 七 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第 八 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浩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第 九 回	遭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第 十 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第 十 一 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鞑文
第 十 二 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第 十 三 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第十四回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91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99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106
第十七回	辞驾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齋	115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清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123
第十九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 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觞名士寿	131
第二十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139
第二十一回	背履历庠丁蒙廷辱 遁菴直衣匠弄神通	148
第二十二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	157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	165
第二十四回	愤輿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战	174
第二十五回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	182
第二十六回	主妇素书房中飞赤凤 天家脱辐被底卧乌龙	191
第二十七回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春帆开协议黑曹临头	199
第二十八回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	209
第二十九回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过客	218
第三十回	白水滩名伶掷帽 青阳港好鸟离笼	227
附录一		
第三十一回	持云搓雨弄神女阴符 瞒凤栖鸾惹英雄雌斗	236

第三十二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245
第三十三回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谋革命举义广东城	254
第三十四回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264
第三十五回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	274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隶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金殿才人，平康佳丽，间气钟情吴苑。稍轩西展，遽瞒着灵根，暗通瑶怨。孽海飘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群龙九虺宵战，值钧天烂醉，梦魂惊颤。虎神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

却说自由神，是哪一位列圣？敕封何朝？铸象何地？说也话长，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隶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丽，花木美秀；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气，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隶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

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隶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噢，噢，噢！原来这孽海和奴隶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瀚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信，特地赶到上海来，要想侦探侦探奴隶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象没事的一般，依然又麻雀，打野鸡，安垵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忽见几个神色仓皇、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要不保了！”正嚷着，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爱自由者听了，猛吃一惊，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快！不知不觉立了起来，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个所在，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山作黄金色，水流乳白香，几十座玉宇琼楼，无量数瑶林琪树，正是华丽境域，锦绣山河，好不动人歆羡呀！只是空荡荡、静悄悄，没个人影儿。爱自由者走到这里，心里一动，好象曾经到过的。正在徘徊不舍，忽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越近了，到得门前，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隔帘望去，隐约看见中间好象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还是陈后主的玉树花呢？但觉春光澹宕，香气氤氲，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爱自由者心想，远观不如近睹，放着胆把帘子一掀，大踏步走进一看，哪里有什么花，倒是个螓首蛾眉、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爱自由者顿吓一跳，忙要退出，忽听那美人唤道：“自由儿，自由儿，奴隶岛奇事发现，你不是要侦探么？”爱自由者忽听“奴隶岛”三字，顿时触着旧事，就停了脚，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娘知道奴隶岛消息吗？”那美人笑道：“咳，你疯了，哪里有什么奴隶岛来！”爱自由者愕然道：“没有这岛吗？”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哪一处不是奴隶岛呢？”说着，手中擎着一卷纸，郑重的亲自递与爱自由者。爱自由者不解缘故，展开一看，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象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还有一

半记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写了出来。正写着，忽然把笔一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居然自号着小说王，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正是：

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

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

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列位不嫌烦絮，看他逐回道来。